



璀璨的风景线

李尔葳 著

张芝谋 巩俐
陈凯歌 姜文

写
真



山东画报出版社

璀璨的风景线

李尔葳 著

张芝谋
陈凯歌

巩俐
姜文

写
真

山东画报出版社

书 名 璀璨的风景线

著 者 李尔葳

出版发行 山东畫报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厂址:德州市新华路 155 号 邮编:253006)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850×1168 毫米)

11.125 印张 65 幅图 204 千字

印 数 1—10000

I S B N 7-80603-271-1/Z·43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李尔葳，中国影视界记者、影评人、电影制作人。1964年生于湖南，1985年毕业于华中师大中文系，在校期间已发表诗歌、散文多篇。此后曾供职于中国电影公司，任《中国银幕》杂志国际中、英、法、西四种文版编辑、记者，发表各种影人专访、影评及翻译文字达300万字。个人专著有《挡不住的巩俐》、《当红巨星—巩俐、张艺谋》。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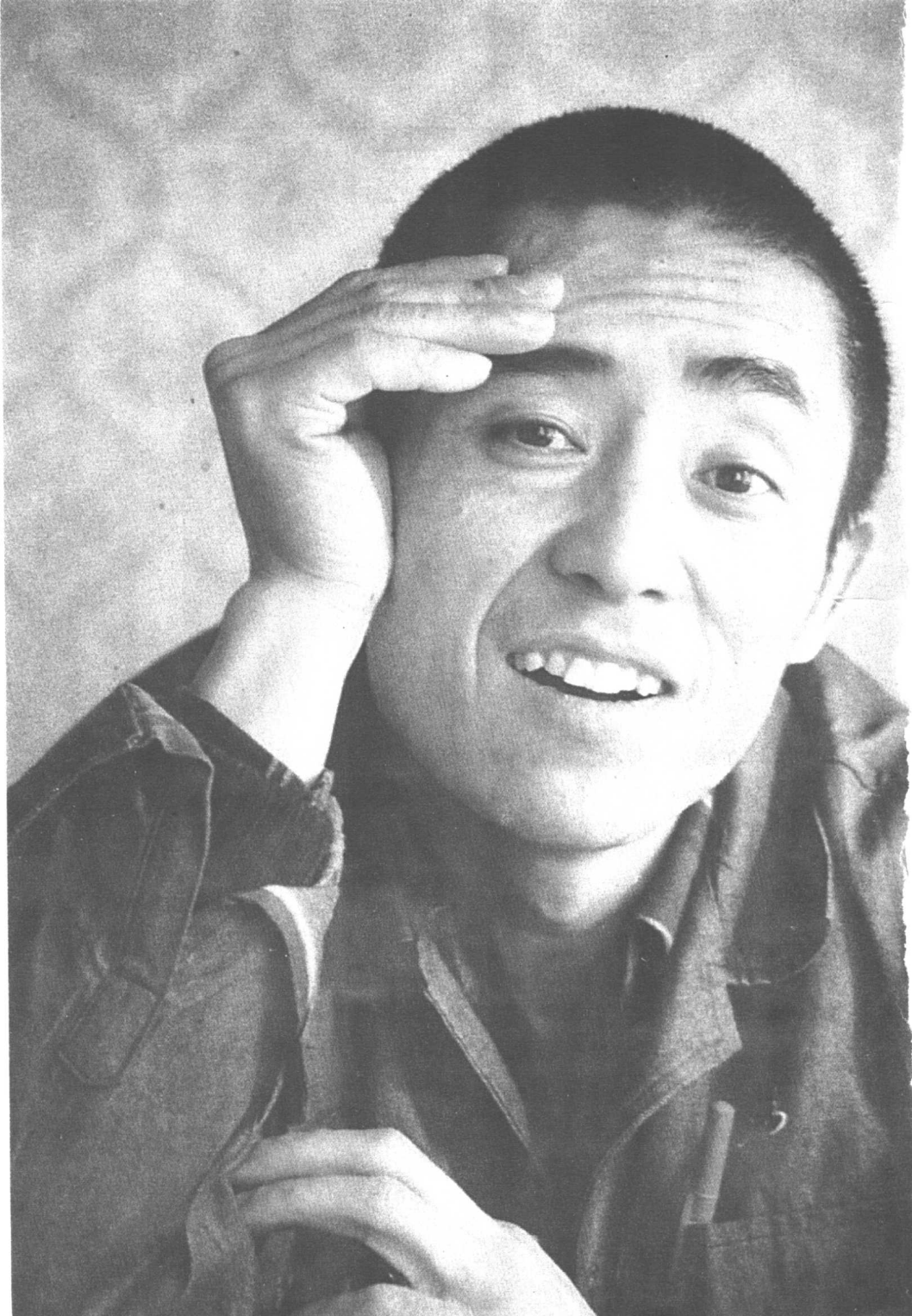
- 1 力拔山兮气盖世
——细说张艺谋
- 79 璀璨的风景线
——细说巩俐
- 152 斯人月下独沉思
——陈凯歌印象及访谈
- 259 阳光灿烂的天空
——姜文访谈录

力拔山兮气盖世

——细说张艺谋

在群星闪烁的美国好莱坞，在为全世界瞩目的第64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一位朴实的中国导演的亮相引来了众多惊奇的目光。他，就是那位创造了一系列奇迹的中国电影导演张艺谋！

在中国，在亚洲，张艺谋是获奖最多的电影导演；环视世界影坛，像张艺谋这样无论做摄影师还是做演员做导演均能获得如此巨大成功的电影人并不多见。但是，当我们仔细去感受他的每一部作品时，我们不难发现，张艺谋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无一不是他的心血、汗水和智慧的结晶。而当我们再来回溯他40多年的生命历程时，也会深切地感受到：在张艺谋那一系列令人陶醉的荣耀背后，蕴藏着的是超出常人的艰辛和苦难。



在苦难中追求艺术

张艺谋属虎，原名张诒谋，1950年出生在古城西安。张艺谋的父亲和他的两个伯父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大伯父到了台湾，二伯父在率部队投奔延安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张艺谋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父亲没有收入，全靠做医生的母亲那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全家五口人的生活。贫寒的家境、社会的歧视、精神的压抑以及家庭所笼罩着的苦闷，使幼小的张艺谋过早地失去了儿童的天真活泼，造就了他沉稳、内向的性格。

儿时的张艺谋也喜欢玩，最喜欢光着身子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泳。上中学后，张艺谋虽不怎么用功，可他的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常常让那些死用功的同学纳闷。不知从何时开始，张艺谋迷上了画画。他并没有艺术细胞的遗传，而父母也没有给他安排学画的环境，可他的画技却突飞猛进。他曾以大地、墙壁和电杆作纸，以粉笔、木棍、炭块作笔，画山水、花鸟、走兽，更多的是画人物肖像。他自认为画画全班第一，后来发现班上还有一位女生也画得不错。这女生名叫肖华，后来成为张艺谋的妻子。

“文革”爆发后，张艺谋和他的几个好友告别了琉璃街杜甫巷他的家，告别了西安三十中他的母校，插队到了咸阳地区乾县一个贫穷村庄。在这里，他和当地农民一样拉车、起粪，一身泥一身汗地和农民滚在一起。除了和几个知青一起海阔天空地闲聊，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练字，楷书、草书、扁魏……他一有空就练。在村里，农民们总是把他的名字念成“张台谋”。他画了一幅一人多高的毛主席像，农民们感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主席像”。在这里，他虽然过着一个劳动日三毛钱、连肚皮也填不饱的日子，但张艺谋却并没有白过。他饱览了奶头山的风韵、石兽群的雄

姿；神秘的无字碑旁、静卧的无头石前，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那时候的张艺谋，无疑就是后来《老井》中的那个孙旺泉，难怪他演孙旺泉演得那样真实。

张艺谋 21 岁（1971 年）时正值大招工，知识青年纷纷返城。张艺谋因为家庭问题，没有厂家敢收他。幸亏咸阳国棉八厂看上他那强健体格，并打得一手好篮球，才放宽政审条件录用了他。

张艺谋由农民转成工人，却并不轻松。他除了每天要不停地把百多斤重的原料袋扛进车间外，在政治上，他仍然受到歧视。但他并不甘心这样默默无闻地生活。他开始为车间墙报发挥自己的绘画才能。3 年之后，他的“一技之长”终于被厂领导发现，于是他被提拔到工艺室从事设计工作。没想到，搞设计又使他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起初，他只是借朋友的照相机，买廉价胶卷拍着玩玩，没有钱买摄影书，他就从图书馆借来抄。后业，他越拍越上瘾，便想买台照相机。可那时最普通的照相机也要好几百元人民币一台，这对于每月只拿三张“大团结”（即 30 元人民币）的张艺谋来说，怎么消受得了？没办法，他只得一分一分地攒。他戒了荤，每天啃干馍、咸菜，节衣缩食，连汽车也不坐。最后，还卖了血，借了钱，终于买回来一台“海鸥”牌照相机。从此后，他背着这台“海鸥”登骊山、涉八水、临雁塔、攀西岳，将八百里秦川上的山山水水都摄进自己的镜头之中……他在悄悄等待着机会的来临。

他扼住了命运的喉咙

张艺谋的机会终于来了。1978 年夏天，全国开始恢复招生，张艺谋暗暗欣喜。5 月份，他乘去沈阳出差的机会，将自己的摄影作品带到北京电影学院西安考场。摄影系的老师们接待了他。

看着他从华山上拍来的 60 幅作品，老师们传了一圈，爱不释手，说从来没见过“摄影基础这么好的学生”。但他超过规定年龄 6 岁，学校不能录取他。绝望之中，张艺谋给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镇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并附上了他的摄影作品。黄镇爱才，亲自发了话，张艺谋这才勉强被录取进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张艺谋欣喜若狂。

入学不到一个星期，学校饭厅门口就贴出了说他“走后门”入学的大字报。但 20 多年来的磨难，教会了他如何在逆境中生活。他沉默，忍耐，小心翼翼地做人，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虽然他的各科成绩都不错，而且常有自己的摄影作品散见在全国各地报刊，但在学完 1 年之后的放假前期，校方仍以“入学手续不完备”为由，劝他下学期不要再来。多亏真正爱才的老师说好话，张艺谋又写了一份态度诚恳的保证书，他才得以在“夹缝”中熬过了后 3 年的大学生涯。在摄影系，张艺谋的作业几乎成了“标新立异”的象征。当时在电影学院任艺术课老师的郑国思说：“张艺谋的东西是动感情又动脑筋的。”学校对他的冷遇，促使张艺谋愈加勤奋。他想超越自己，扼住命运的喉咙。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也会成气候”。

平凡生活的最末一天

尽管张艺谋在学校时年年成绩优秀，年年被评为“优等生”、“三好学生”，但没有任何门路可求的他在毕业分配时仍被分到远在南宁的广西电影制片厂。那时的张艺谋已经结婚，妻子肖华还在陕西咸阳，张艺谋认为这样对待他颇不公平。但他那年已近 31 岁。他后来说：“我开始不想去。广西太远了。那时，我甚至还不知道南宁在什么地方。我在地图上寻找着。我想：天啦！几乎

就在越南!但我不想闹下去,不然连工作都要丢掉。”张艺谋只想早点开始工作,而广西厂是个小厂,正需要人才。张艺谋和同样被分配到广西厂去的导演系毕业生张军钊、摄影系毕业生萧风、美术系毕业生何群发现,他们不必像那些被分到大电影厂去的同学们那样在那些已经出名的电影创作者后面排队。6个月之后,广西厂第一个青年摄制组成立,张艺谋向厂里立了“军令状”,张军钊任导演、何群任美工、摄影由张艺谋和萧风一起干。就在那时,张艺谋得了个女儿,取名“张末”,象征着平凡生活的最末一天,从此走向不平凡。

张艺谋他们拍摄《一个和八个》的1983年,中国还处于“文革”后的复苏阶段,电影普遍重社会意义而轻艺术形式。为了引人注目,为了让同行承认他们,张艺谋和他的合作者在形式上走了一个极端——他们用了暗色的、不对称的构图,在摄影手法上与传统的中国电影形成了极大差异。尽管影片后来被删改了105处之多,以至不能恢复其本来面目,但它带给中国影坛的冲击力还是巨大的——它被视为中国新电影的里程碑,是第五代导演的开创之作。为拍摄这部影片,张艺谋顾不上回家看一眼产后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和全体摄制组一起削发明志,奔赴宁夏外景地将理想、激情、感受和希望融于影片之中。正如陈凯歌后来所说的那样,这是他们将“十年忧愤、四载攻读,而后一泻而出”的结果。张艺谋他们在拍完《一个和八个》之后成为他们的同届同学个个羡慕的对象。但因为影片被封闭,尽管它令影界同行震惊,却并未在全国产生影响,张艺谋便也鲜为人知。但张艺谋他们的“创举”,毕竟改变了人们对这一代青年影人的看法。

《黄土地》上初试锋芒

和《一个和八个》的题材类似的是，《黄土地》也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的是一位名叫翠巧的陕北姑娘要求婚姻自由的悲剧性遭遇。《一个和八个》改编自郭小川的同名长篇叙事诗，说的是一个八路军指战员和八个土匪、奸细和逃兵被关押在一座随军监狱中，最后都成为和日军作殊死搏斗的民族英雄。《黄土地》取材于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它于1984年拍摄，1985年摄制完成后，立即轰动中国影坛，随之又在海外引起极大反响。

为拍摄《黄土地》，张艺谋和他的亲密合作者——导演陈凯歌、美术师何群等冒着风雪严寒，千里走陕北。他们虔诚地参拜了神圣的黄帝陵，惊愕地看到了排山倒海般的腰鼓阵，如痴地听到了那高亢悲凉的“信天游”。对于从小在陕西黄河边长大的张艺谋来说，脚下这块黄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一切，怎能不唤起他内心那股深深的赤子之情。张艺谋和陈凯歌、何群这群青年伙伴完全将心血投入到影片的拍摄中。在摄影上，张艺谋从色彩、光线、构图、运动等方面着手创新，以温暖沉稳的黄土为色调，以柔和的光线处理，以朴实完整的构图，以摄影机的缓缓移动甚至不动，来“表现天之广漠、地之深厚、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民族精神自强不息，表现人们从原始的愚昧中焕发而出的呐喊和力量，表现从贫瘠的黄土中生发而出的荡气回肠的歌声，表现人的命运、人的感情，表现他们在愚昧和善良中对光明的渴望和追求”。

在《黄土地》中，张艺谋可供拍摄的东西只有土地、窑洞、黄河和四个人物，但他相信“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回”，所以他精心构思每一个画面，力求拍出油画般的效果，拍出新意和韵味。在组里，张艺谋是出了名的“爱琢磨”，平时



ED
SHUM

ature film

Golden
the 38th
Film

看他沉默寡言的，可每遇到难题，他总能想出办法，“侃”出一套令人信服的依据，并使人觉得有道理，因而甘愿听从他的“摆布”。《一个和八个》中那个“万人坑”的场面，据何群说就是张艺谋提出来的。在拍《黄土地》时，张艺谋要找一条“黄色山岭上面的一条白色小路”。他扛着机器跑了好多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理想地点，可偏偏缺少了“白色”，于是，陈凯歌带领演员们硬是在斜坡上迈着卓别林的八字步，踩出了一条白色小路。张艺谋对艺术要求严格，对自己更狠，干起活来能不吃不睡，不洗不涮。拍《黄土地》的两个多月，他就穿一双胶鞋，甚至袜子也没穿。由于拍片资金少，所以他们在吃上很节省，往往就是啃点面包了事。就在他们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撤离陕北，赴北京洗印的途中遇上了大雨，道路泥泞不堪，车子陷在泥中。为了赶火车，张艺谋和他的同事们硬是一路推车缓行。在即将抵达太原之前，张艺谋表情严肃地脱下那双胶鞋，恭恭敬敬地放在公路中央，口中念念有词：“你与我不易，现在我拍完了，我把你留在这儿，真有点难舍难分。”一席话引得众人大笑，张艺谋却表情严肃地上了车。

1985年12月，张艺谋和陈凯歌带着《黄土地》一起参加了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张艺谋获得最佳摄影奖，这和国内金鸡奖评委们把最佳摄影奖送给了张艺谋一样，是张艺谋的摄影风格征服了评委们。

一头扎进《老井》中

继《黄土地》之后，张艺谋和陈凯歌合作拍摄的第2部电影是《大阅兵》。这部影片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获评委特别奖，但很显然，他的影响并没有超过《黄土地》。《大阅兵》以1985年的阅兵仪式为背景，表现的是一群军人艰苦训练的生

活，意在找寻集体和个体之间的一种关系。从黄土地到军营，张艺谋改变了拍摄方法，尽量使摄影机动起来。他的尝试再次证明了他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摄影师。

1986年，担任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吴天明开始筹拍他的新片《老井》。某一天，他在电影局门口碰到张艺谋，问他是否愿意做他这部新片的摄影师，张艺谋一口答应。当时的吴天明是尝试做一次传统电影和新电影的结合。《老井》说的是陕北一个贫穷村庄中爷孙几代挖井找水的故事，根据作家郑义的小说改编，富有关中味、秦川情。开拍之前，摄制组为物色饰演孙旺泉的男主角而伤透了脑筋。吴天明将手下人兵分4组，让他们跑遍了全国20几个省市，带回一大堆男演员的照片，却没有一个符合吴天明心中“外形要像太行山的石头，硬朗结实、有棱有角；气质要深沉，质朴中有股阳劲”这样一个孙旺泉形象。没办法，吴天明又发布命令说：就找像艺谋这样的。可结果还是没有找到。情急之中，吴天明想到了“近在眼前”的张艺谋。他试探地问张艺谋敢不敢上银幕演孙旺泉？张艺谋虽然自信，但干演员这事毕竟还没试过。他考虑了很久，才给了个不冷不热的回话说：“《老井》不怕砸，我就试试。”

当吴天明宣布由张艺谋来演旺泉时，摄影组顿时炸了锅。创作人员们都吓了一跳，问吴天明说：“你的神经没毛病吧？”有人干脆称他们俩中总有一个是疯子。但吴天明看中了张艺谋，虽然他也捏着一把汗。“我觉得张艺谋的气质接近孙旺泉，有股子犟劲。他有文化，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对生活 and 人物有比较透彻的理解。”吴天明后来在提到为什么选择张艺谋这一问题时这样说。

张艺谋没有退路可走，又没有表演经验，怎么办？他只能实打实地干。他剃光了头，穿上了大腰裤，露出了光脊梁，一头扎进

太行山偏僻、贫穷的石五胶村。他吃在农民家，每天和老乡一起上山干活，一起下沟挑水，一天挑十几担。为了使皮肤粗糙、黝黑到一眼便深信不疑其乡下人的身份，他每天中午光着膀子在烈日下暴晒，一面猪食槽子连打了两月，虽然影片里只有两个打槽子的镜头。每次摄制组开会，他不坐板凳，而是学农民的样子蹲在地上，还不住地用沙土搓手背，以使双手的皮肤变得粗糙，他还实实在在地背了两个多月的石板，一天三块，每块一百多斤。他按照导演的要求，每天做创作笔记，找老农聊天，然后记下自己的感受。拍“村落械斗”，他真打，打得鼻青脸肿；拍“全身护井”，他真跳，摔得浑身酸痛；拍“爷孙敬酒”，他真喝，醉得眼红头晃。拍旺泉和巧英在井下那场戏时，为了找到垂死前那奄奄一息的感觉，他硬是三天半滴水未沾、粒米未进，连滚带爬地拍完了全部镜头。

张艺谋本色到底，极端真实的表演使孙旺泉这个形象获得观众的承认。

“艺谋的表演虽略欠细腻，但那准确的感觉和那朴实劲，是一般专业演员难以达到的。譬如挑水一场戏，他在山顶上呐喊的时候，那动作、表情、声音是多么棒。一般专业演员是绝不会那样演的，他们总是检验自己美不美呀？好看不好看呀？其实孙旺泉是个穷山沟里的农民，他才不做什么形体控制哩！”吴天明后来评价说。

《红高粱》轰动世界影坛

一天，张艺谋从《人民文学》上看到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时，便认定这是个好东西，一心想把它搬上银幕。1986年正值商品大潮冲击中国的时候，电影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商品，而不再单纯

是用作教化的工具。张艺谋很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张艺谋对电影有自己与别的第五代电影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电影不必拍得那么沉闷。1986年夏天，张艺谋到京找到莫言，直接谈到改编系列小说《红高粱家族》的设想，两人竟一见如故，话语投机，10分钟便谈定了改编计划。那时张艺谋还没有拍《老井》。待剧本出来之后，厂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双方争持不下，厂里迟迟不能拍板，张艺谋心急如焚。如果不及及时栽种影片中需要的百十亩高粱，错过了季节，那拍摄《红高粱》的计划就要落空。幸亏吴天明暗里拨了专款，允许张艺谋速种高粱。1987年春天，在山东，张艺谋找到了莫言这位热心的“山东大汉”，让他发动自己的乡亲们，在山东高密胶河的两岸撒下了百十亩高粱。

1987年7月下旬，张艺谋将摄制组拉到高粱地。此时正逢山东连日无雨，高粱严重发育不良，众人只得挑水抗旱。张艺谋急得黑天白日在高粱地里乱转，只得又向莫言求助。县委立即送来了化肥，不几日老天又降下大雨，红高粱便呼啦啦地长起来，棵棵都有两米高，雄雄浑浑一片。借了风，便有了光彩，海浪一样呼啦啦荡起来，真是壮观无比。

高粱地有了，可烧酒作坊还没有，张艺谋踏遍了西北广漠的大地，一直搜索到宁夏空旷戈壁滩上的一座古堡遗址。

在人员搭配方面，张艺谋请了他的同班同学顾长卫来做他的摄影师，请那时已在影坛崭露头角的姜文来饰演男主角“我爷爷”，女主角“我奶奶”即“九儿”终于挑中央戏剧学院二年级学生巩俐来饰演。

张艺谋从《老井》中学来了“实打实”这一招，拍《红高粱》前便要求摄制组不论男女老幼，一齐晒太阳，标准是晒成酱紫色。作了导演的张艺谋本可以不晒，却也每天混在演员堆里陪着他